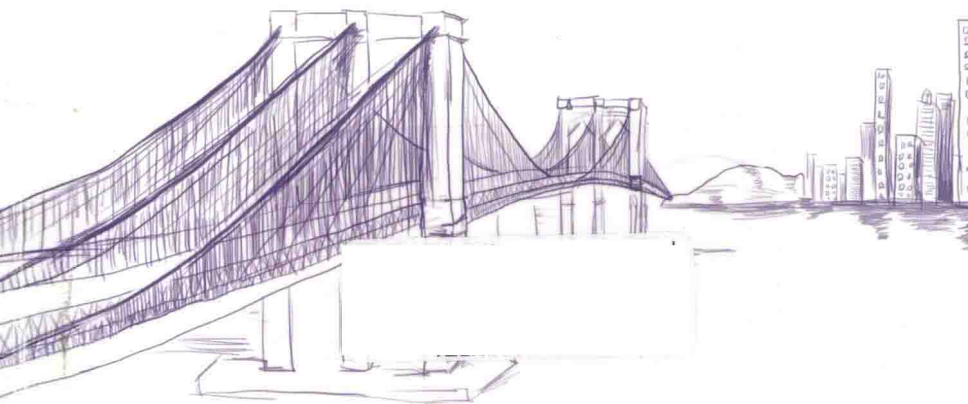


90后零姿态

尾骨

刻画边缘，解构庸常背后的欲望与脆弱。
游走人生，快意书写“和平表象”与“暗地挣扎”。

国生 著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尾 昌

国 主 音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尾骨/国生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208-12355-7

I. ①尾… II. ①国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19637 号

出品人 邵敏
总策划 臧建民 于建明
执行策划 零杂志
责任编辑 林岚 陈蔡
技术编辑 汤靖
封面插画 楚瑜



尾骨
国生著

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shsjwr.com)
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
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刷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 889×1194 毫米 1/32
印张 5
字数 111,000
版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
印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I S B N 978-7-208-12355-7/I·1269
定价 25.00 元

尼采在《孤独之歌》中曾经呼告：“那些没有家的人要有祸了！”一方面，确实可以说，我试图要表达的主题与尼采的这句名言恰好相反：带给人们最大伤痛的，恰恰是人们的家人；正是家人对于主人公错位的欲望抱着一种决绝的拒斥，构成了主人公“离家”的充足理由。但是，另一方面，似乎也可以说，我的小说试图拷问的，是传统语境中“家”这一概念的不完满、不充分和不彻底。如果说“家”所代表的“善”是一种真理——指向一种正确的、合乎伦理的生活方式，那么这种“善”最终无限地回归到“家”的“终极理想”中去，成为主流伦理延续下去的必要条件。此刻，“善”的温情外表剥落，成为一种反向的“伪善”。

目录

聚会	001
手势	035
尾骨	069
空荡荡的角落	081
蓝色卡车	103
感叹号	133

聚会

电梯门在三十三层打开时，校园宣讲会上 HR 振奋人心的声音还回荡在武欢的脑子里。他躲进摄像头的盲区，点上一支烟，重新考虑更早时他在寝室接到的电话。第一口烟让他的脑袋有些晕。透过厚厚的玻璃看出去，低悬在蓝天里的云彩呈羽毛状，被雨水在玻璃上留下的污渍打上可疑的印迹。小学毕业十周年，他思考着这句话在今天是否还具有意义。对着窗外的天空发了一会儿呆后，他想，在南汇读小学简直像是上辈子的事情。

抽完烟，他回到宣讲会上，一直待到结束。一个打扮干练的女人告诉他，公司需要有相关实习经历的学生。他扫了一遍自己的简历，仅有的两三次实习都是在雇员少于十个人的小公司里打杂。除此之外，绩点不高，校园活动不多。什么也没有。他将简历窝成一团，扔进礼堂门口的垃圾桶，走了出去。

两天后的傍晚，他拨通王晓虹的电话：“妈，我要去南汇参加聚会了。”他想了想，补充道，“小学毕业十周年。”

“好好玩。”电话里混着嘈杂的背景声，他听出王晓虹特地放大的嗓门，“再去看看小许阿姨和肖扬阿姨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武欢说。他有些后悔将这个消息告诉她。

“最好看看有没有机会回那边去。”

“我会打听打听的。”他找了个借口挂掉电话，打算穿过学校的主干道回寝室。道路两边的梧桐新叶已经长得差不多了，盛大的夕阳斜打在两排延展开的嫩绿上，落到地上却显得稀薄。经过一小段没有树叶遮挡的区域时，他忽然觉得，那真是些努力又沮丧的日子。

武欢没有从学校去过南汇。聚会前一晚，他查了百度地图，最便捷的方式是地铁十号线转二号线，接着坐二号线延长线到川沙站转川芦专线，一共两小时四十分钟。夜里三点钟，他合上电脑，轻轻地推开椅子，将脱下来的衣服搭在椅背上，寝室里另外三个人都在睡觉，其中一个胖子发出潮汐般的呼噜声。

四月初的早晨还很冷，手机显示七点半，他强令自己睁着眼睛保持脑袋清醒，接着摇了摇头想赶走睡眠不足导致的昏沉感。过了十分钟，室友的呼噜声让他彻底失去耐心。让他惊讶的是，呼噜的间隙中，另外两个人正发出均匀的、甚至有些笨重的呼吸声。他爬下床穿衣服，屋子里一股酸味，冷风从窗缝中钻进来，掀起薄薄的米色窗帘后扑到他身上。

二号线地铁过了龙阳路就转到地上，正确的说法是轻轨。在南汇念小学时，一个老师提到建设一公里轻轨需要两亿元人民币。他在纸上写出相应的数字，暗暗惊叹竟然要这么多钱。窗外偶尔出现工厂的白色铁皮房子，远处的高架桥下零星有几栋灰扑扑的自建住房，菜地和农田一闪而过。他闭上眼睛，警惕地告诉自己，不能睡着。

在南祝路人民东路站下车时是十一点。站在路口，他记得朝东走是城东中心小学，往西走是南汇三中，他就读过的两所学校在靖海路的两头，隔着一些水果店、早餐店，还有一两家有大海报卖的书店。

他打了一辆车去靖海路上的望月楼，迎宾小姐带他穿过回廊，走进一间摆了三张桌子的包间。十几个人围坐在西边的休息区，最中间的是他的小学班主任苏老师。他站在门口，望着一屋子的陌生

面孔，拉了一下背包带子，说：“苏老师好。”她脸上还是那种常见的关切的表情，并未随年龄的增长发生变化。这使他想起五年级时苏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，偷偷塞给他一个马甲袋，告诉他：“这是我挑出来的衣服，蛮适合你的。”他想拒绝，但没说出口，优秀的学生不能拒绝老师的好意。那次向中西部贫困地区捐衣服的活动中，他捐的是两条已经穿不下的裤子。

苏老师先叫出他的名字，腾出身边的一张椅子让他坐，接着同学们才认出他。几个男生凑过来说他变帅了，他腼腆地笑笑，没有回应。

苏老师说：“你看人的样子真是一点都没变。”她拉着武欢坐在主桌上，开始吃饭后对他说：“你前途无量。”

有同学起哄，让苏老师讲几句。她站起来，用南汇话回忆了这个班级凝聚在一起的四年。他听出苏老师回忆十几年前时语气和措辞的恳切，仿佛那些旧时光对她现在的生活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。最后，苏老师拍拍他的肩膀，说：“武欢是我最骄傲的学生。”他条件反射似的抖了一下肩膀，试着回应一个坦然的笑容。

他被推着站了起来，额头上有根筋一直在跳，早上的不适感重新袭来。他说：“谢谢大家……”苏老师打断他，“说南汇话，要记住你是半个南汇人。”她鼓励地看着他，仿佛他还是多年前那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外地小孩。他磕磕巴巴地说了一些故知重逢之类的话。

另外一张桌子上坐着一个穿牛仔服的年轻男人，夹着一支香烟在对女孩子们笑。他朝那个方向盯了一会儿，直到牛仔服的视线和他碰在一起。他扭过头，希望这顿饭赶紧结束，坐上三个小时的车，回到那间不会被注视的寝室里去。

桌上杯盘狼藉，溅出的菜汁像溪流一样从玻璃转盘上流到桌布上，所有人看上去都很尽兴。他正在和苏老师说话，接着肩膀被拍了两下，他回过头，是牛仔服。

对方脸很红，身上一股酒气，他说：“真没想到你会来，武欢，多少年没见到你了。”

他姓费，武欢想，费子聪。这个名字终于浮现出来。他说：“我也没想到。”他意识到费子聪脸上的惊喜表情不是为了敷衍场面装出来的。

2

武欢第一次听到“小洋山”这个地方，是四年级开学的班会课上。苏老师带着一个男孩走进教室，让他坐到武欢后面的位置。她说：“这位新同学来自小洋山，那里拆掉后，学生都转到南汇来。”武欢不知道小洋山在哪里，直到他学会用电脑上网，无意间在百度上看到小洋山是东海上的一座隶属浙江的小岛。费子聪的自我介绍很普通，不是个太爱表现的小孩，也没有举止扭捏。给武欢留下的唯一印象是，他说话时平舌音和翘舌音正好反过来。他听到后排传来低低的笑声。

当时武欢对地名产生兴趣，小洋山、南汇、惠南。他住在王家滩，新马路和老马路之间的一片区域，他问过十八岁就来了王家滩的武加海，这里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，武加海又问了他们的房东老头。最后他听到的版本是，从前这里是个鱼滩，有两个姓王的兄弟……武加海不仅对他说了这个传说，还问过许多本地人是否知道这个传

说。“你知道这里为什么叫王家滩么？”如果得到的是否定的答案，他就用手指向外划一圈，所指出的范围包括北边的通往勤丰村的大桥，南边新马路上新造的红绿灯，还有他们站着的那条坑坑洼洼的惠东路，“从前这儿是个鱼滩，有两个姓王的兄弟……”他说的是南汇话，不怎么标准，但还听得过去。讲完后，本地人点点头，招呼他喝茶或者抽烟，更把这个熟悉当地历史的外地男人当成自己人。

武加海常常问武欢：“你为什么不能多交点朋友呢？”

“我有朋友。”他说。

“多交点朋友，交际能力要从小培养。”武加海穿上他最好的那条灯芯绒裤子，吃完晚饭后，他喜欢去打一会儿麻将。一般是在小阿四家里。小阿四的老婆小许阿姨是王晓虹的好朋友，江西人，十年前嫁给了小阿四。

开学第二个星期一的早上，武欢让各小组组长把收起来的英语作业交给他，他坐的那组组长多交来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费子聪。这是他要求的，把没交作业的人记在纸上，免得报告老师时漏了什么。他转过身，费子聪在英语书下压着一本四线格本子，飞快地抄写着单词。他抬起头，眼神中露着不安。武欢想了想，没说什么。

早自习结束时，费子聪从桌子下面戳戳他，塞过来一本本子。武欢打开看看，几乎没有几个字母写在格子内。

后来一堂英语课上，英语老师点了费子聪回答问题，他站起来，一个单词也没念出。

放学后，他在学校门口遇到费子聪，他说：“你没学过英语么？”

“我们那里是初中开始教英语。”

“怪不得。”他想到那些极不规范的字母。

“外地都是这样。”费子聪解释道。

“哦，这个就不清楚了。”

“你是班上唯一一个外地人？”费子聪问。他们拐上靖海路。

武欢停下脚步，他说：“你住哪里？”

“这里往前，那个路口转弯，走到底就到了。”费子聪指出的路线是到王家滩的。

“嗯，我是。”武欢决定看看费子聪会怎样反应，他知道到王家滩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，“唯一一个外地人。”

“现在你不是啦。”费子聪侧过身，咧开嘴对他笑。

由于顺路，他有时和费子聪一起回家。费子聪说自己以前住在海边，沿着村子边上的小路走上十分钟就能看到大海，“有堤坝，有消波块，还有芦苇。我们常常钻进消波块里捉迷藏，海水就在脚下回旋，风大一些的时候，回到家已经浑身湿透。”有一次，他也想和费子聪说说他的家乡，那个安徽山里的村子。他已经很久没回去了，只记得有一栋老旧的土坯房子，屋内的大梁是歪的。他觉得这没什么值得说的。他告诉费子聪：“我只知道我老家是安徽的，其他我就不清楚了。”

在老马路和惠东路的交叉口分别，费子聪指了指一排新盖起来的公寓，说：“我住那里。”

武欢说：“明天见。”再走上五分钟，他就能看见那堵灰扑扑的水泥墙，还有墙上写着的某某某是小狗。

回到家，王晓虹在炒菜，透过油腻的窗户看到他，接着探出头喊：“大头回来啦。”

武欢不高兴地说：“妈，不要这么叫我。”

“那叫你什么？小胖子？”

他讨厌自己的两个外号，也不喜欢王晓虹把他当三岁孩子来逗。他把书包扔到床上，走了出去。这套房子分上下两层，是房东家自己盖的。十几年前渐渐有外地人来王家滩租房后，房东把楼下连通两个房间的门拆了，砌上一堵墙后租了出去。武欢家住在楼下靠外的一间。据说他们是第四拨房客，住进来时，墙壁已经被油烟熏黑。

饭还没吃完，小阿四来找武加海打麻将，他坐在床上，打开武欢的书包，翻出作业本，然后说：“大头的字很好看嘛。”

武欢扒掉碗里最后一口饭，趁天还没黑透溜了出去。晚上做作业时，他想，其实我知道怎么用南汇话骂回去。

有一天，语文老师把教案拍在讲台上，当着全班的面数落劳技课老师：“副课，还把自己想得那么重要，一节课也不给我。”武欢喜欢上语文课，但也喜欢那个说着一口四川普通话的劳技老师。“外地人就是不可理喻。”他低下头，心跳得厉害，语文老师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切入耳廓。他在心里默念，停，停。“武欢。”他想挖个洞把自己埋起来，“老师不是针对你哦，你和他们不一样。”

这让他想起三年前的一件事。王晓虹不想缴八百块的借读费，鼓励他去跟校长谈。在学校大门口，明晃晃的太阳让他的眼睛很不舒服。王晓虹时髦地说：“加油。”他转过身走进大门，循着记忆找到了校长的办公室。他勇敢地告诉那个穿西服的男人：“如果一定要缴借读费，那我妈妈就让我回老家读。”他停了一会儿，带着由于紧张而憋出的哭腔说，“老家的小孩要光着脚走十里路才能上学。”

很久以后，这件事成为一个美谈。小阿四、房东、住在另外一个房子一楼的江西人和湖南人，甚至他现在所有的老师都知道这件事情。有人说：“武欢是个懂事的孩子。”那些本地人还会加上一句：“外地小孩，不容易。”

他想反击，但往往一个字也说不出。憋在心里的愤怒感就像是打在海绵上的拳头，越来越无力。得更用些力。更用些力。他拿回的奖状贴满了家里空着的一堵墙。当然，现在也被熏上了油烟。

他一整天都显得郁郁寡欢，不说话，下了课也只是埋着头写字。苏老师把他叫去办公室，让他坐下——这是少有的待遇。她说：“不要往心里去。不是在说你，你是个优秀的学生。”心脏被紧紧捏着的感觉到达顶点后，他反而释然了。心里忽然空出很大一块地方，能装下所有的委屈，甚至一种背对整个世界的悲壮感慢慢占据了脑袋。他冲苏老师笑笑，说：“我没有。”

回家的路上，他对费子聪说：“语文老师说得对，我的确不一样，我是外地人。”

“本地人有什么好的，你看他们有好人吗？”

武欢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“苏老师是好人，她对我挺好的。”

“也许吧。”武欢知道费子聪一直觉得她很严厉，“总之我不喜欢这里的人，太冷漠，邻居之间从不说话。”他越来越频繁地对武欢提起小洋山，“每天都在海边走来走去，快乐地钓鱼，然后一群人一起吃掉。”

“可我今天还是难受。”他看向路边的一排商店，游戏房、礼品店，还有卖五金的、做铝合金门窗的，牌子上都标着南汇。委屈感重新找上了他，弄得鼻子一阵阵发酸。

“我知道。”费子聪说，“我明白你的感受。”

不久后的一次小测验，费子聪试卷上的选项都是乱填的，临交卷三分钟写完，英语老师实在没办法忍受他什么都不懂的状态，“甚至 ABCD 都写得很难看。”她这么告诉苏老师。

“你以后帮费子聪补补英语。”苏老师对武欢说，“你们住得近，而且你是英语课代表。”

那时是九月底，南汇最好的日子来了，他从苏老师办公室的后窗看出去，两栋教学楼之间的广玉兰上厚厚的叶片开始发黄，有的被风吹到地上。行人踩过去，留下一些干枯的碎片。这让他想起爷爷去世时，在老家山上看到的那片枫树林，也是这个时节，靠近山顶的部分全染成了红色和橙色，从一整片灰蒙蒙的山中跳脱出来，让人感到一点暖意。他打算放学后把这个画面告诉费子聪，他也可以谈谈家乡。

3

那顿饭吃到下午两点，几个男生喝多了，起先安静地趴在桌子上耸动着肩膀，接着不顾形象地哭了起来，另外一些女孩子频繁进出卫生间，出来时眼圈红红的。武欢坐在角落里看着乱糟糟的房间，脑子里全是刚才费子聪的邀请。

一个男生趴在苏老师膝盖上大哭，鼻涕流到嘴唇上，又迅速被苏老师的裤子蹭掉。他把头扭到了别的地方，房间里闹哄哄的，他看了看时间，希望早点结束。

“还记得他么？”边上的一个女生指了指已经把脸哭成酱紫色的

男生，“李明贤，班上最闹的学生，苏老师还打过他，现在在上外学西班牙语。”他点点头，想起一张坏笑的小脸，但和他没有什么交集，那时候他和成绩差的学生绝缘，除了费子聪。

他决定答应费子聪。现在还不能走。他缩在椅子上，闭上眼睛，还有任务没完成。

离开这里后，王晓虹和武加海好几次计划回南汇。第一次是他初中毕业，从小镇考上市里的高中，本来想让他住校，最后被一个熟悉的老师劝阻。第二次是高中毕业，他考回上海，但王晓虹跟亲戚合开的服装店刚有起色。今年店面开始走下坡路，于是他们又产生了这个想法，“你去南汇看看有没有什么生意做，辛苦点也没关系。”武加海和王晓虹都想回到这个地方。

吃完饭，有人提议去 KTV 唱歌，一定要拉上武欢和费子聪，于是十几个人浩浩荡荡地沿着靖海路往名品村方向进发。他好几次想问费子聪，南汇有没有什么发展的机会，但没说出口。在包间里，他一首歌也没唱，坐在沙发的一角慢慢啜饮着手里的啤酒，空调开得很大，有那么一会儿，他又冷又困，忽然想不起自己在什么地方，这个念头让他沮丧。晚上八点，一群人在门口道别，钻进不同的出租车。他喝了些酒，这会儿浑身发热，但早上头晕的症状竟然消了下去。那个念头又强迫症一般冒了出来，陌生感让他觉得什么都抓不住。

费子聪钻进后座，他犹豫了一下，也钻了进去。费子聪说：“你很多年没回这儿来了吧？”

“初一结束离开的，之后就没回来过。”他朝外看去，欧洲城的牌子一闪而过，广场边缘的一排欧式建筑还没打烊，他瞥见一家电器